

心灵 火花

## 树先生

■张金剛

就凭年岁、体魄、大智无言的气度,树配得上以“先生”相称。特别是仰视太多老树古树后,更坚定了我对其之尊崇。

为开枝散叶之需,祖父搬离老家院另起新居,至父亲垂暮已半个多世纪。及至在老宅基地再盖新房,春季帮父母迁人,才因惊喜于满树雪白馥郁的梨花,与院外那株比祖父还要年长些的老梨树再度相见。

父亲在树下安了鸡舍,旁边是一盘停转的石碾。翠绿的老梨树欢愉地俯着父亲蹒跚归来,身后尾随着中年的我。初秋的梨子依旧不招人待见,啥时候熟的我从未在意;没人摘,就再次交给鸟雀和大地。对我们曾经的舍弃与继续的不眠,梨树从不怪怨,一直欢喜地站在那儿,奉上一季又一季梨花,树荫、梨子、红叶、孤枝,不管树皮又龟裂了几许。

傍晚,坐在碾盘上发呆。梨叶哗哗,我似听懂了梨树细碎讲述的祖上的故事,因为它都亲眼见过。炊烟裹着饭香飘来,父母已无力再为饭菜的软硬咸淡争吵,边拖牙床吃力地嚼着,边望着夜栖的鸡们

飞上梨枝,呼啦啦乱颤,像看着攀树摘梨的我;我看着父母,像看着飘零的老梨树,又像看着我自己。

一直对城南的几百亩枣林念念不忘,心怀崇敬。据说,清代一县令从山东千里迢迢引进枣树苗,鼓励乡民栽植,抗战时期充作军粮,饥荒时期果腹保命,更是当地枣农的增收倚仗。这“英雄树”“救命树”“摇钱树”在山地繁衍生息几百年、几十年不等,将根扎在坡岭岭,更扎在几代枣农的心上。

枣树开花的时节我去过,满沟满坡飘逸的甜蜜花香,从无数朵淡绿的枣花中散播开去,更引来蜜蜂忙碌着酿造枣花蜜。枣子成熟的时节我去过,颗颗红枣挂满枝头,脆爽甜爽汁如蜜,干枣甜糯肉如馅,一筐筐挑下山梁,挑出红红火火的日子。不知是侍弄枣树练就了勤劳的品性,还是生性勤劳的枣农造就了一方枣林,人养树,树养人,树与人形成了内在的契合,生生不息。

我生活的小城有条老街,已颓败多年,至少有两代人搬迁出街,不再回来,只留部分老街坊守着老

街巷,守着沿街的那三棵老槐。那三棵槐,我虔诚地经过树下不知多少遍,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。街内所有婚丧嫁娶,一切喜怒哀乐,都逃不过老槐的眼,却走不进它的心,它只管微微一笑,摇摇叶子。

如今,老槐下的新华书店还在,书香依旧,一迈入脑海中还是原来的模样,那是我知识与文学的源起。老槐下的烧饼摊儿也在,于街角处、门楼下飘出缕缕芝麻香,永远牵着周边及游走八方老街人的味蕾与乡愁。老槐下的书画院、镶牙店、修理铺、蛋糕房……显得有些落寞,但老槐用葳蕤告诉我:“这就是生活,荣衰交替之间,就是发展。”

我曾拜访过一隋唐石窟山顶的老栎树,几百米的绝壁之上,栎树高大繁盛,栎子、叶子落了一地,却也掩盖不住那凸出于岩石之间的粗壮树根,树根伸向何处,才能抵挡上百年风雨?惟有惊叹。我也曾拜访过深山峡谷仙人寺的古松,相传“先有仙人寺,后有五台山”,是因寺有松,还是因松有寺,不得而知,但松与寺相伴千年,看遍自然轮转、世事沧桑,自

是山野智者。

我曾拜访过故宫、天坛、景山以及陕西皇帝陵、南京中山陵等地的古柏古松古槐,遒劲苍老的树干镌刻满历史故事,可青翠鲜嫩的枝叶分明又沐浴着时代春光,引无限遐思。我还曾拜访过海拔两千米原始森林中遮天蔽日的落叶松,生云生风,生鸟生虫,宛若高山秘境,藏有万千气象;我漫步其中,只是尘世匆匆过客,不留一丝痕迹。

其实,树先生就在身边,它迎我们,送我们去,依然在那里。世间一切,树都知道。树无言,而这正是对一切疑惑的完美回答。因此,值得我们随时随地给树先生一点“细节时间”,让一枝一叶、一花一果,哪怕一块树皮、一根枯枝、一眼树洞,与心灵、触觉、世事来一场洞穿时空的碰撞与对话。仰树木之高,探树木之深,感树木之远,便可豁然开朗。

树,是一个神奇又深邃的物种与存在。我愿活成一棵树,向地向阳而生,傲然孑然于世,活出自己的节奏与风格。我愿尊树为师,奉为先生,不时叩问,指引余生。

行路 万里

在青藏高原山村度过的那个寒冬,如同一幅简洁冷峻的简笔画,镌刻在记忆深处。每到寒风萧萧的深冬,总会浮现眼前。尽管感触更多的是彻骨的冷,但那份清冷静谧下的纯粹,更常常让人怀念。

初到青藏高原,虽然心里早有准备,但冬天来临的时候,彻底的寒冷和萧条依然让我惊悚。冬天来的早尚是其次,一场接一场的大雪,使得目光所及处顷刻间就被白茫茫覆盖。雪,似乎落下来就再也不会融化,一层一层地重叠起来,静默无声地陪伴村庄整个冬天。

事实上,青藏高原冬天晴天的时候很多,即使下雪,似乎都是在晚上,白天更多的是湛蓝的天空和明亮的太阳。一尘不染的雪在阳光下白得刺眼,似湛蓝的天空飘落地面的洁白云彩。太阳明晃晃地俯视着厚厚的积雪,一层层雪仿佛冻住了一般,用萧瑟透骨的寒气长久地与阳光对视着,固执、冰冷、桀骜不驯,直到由洁白冷成青白色,镀上一层晶莹的冰。

冬日,青藏高原的大地除了这片青白就是灰黄,再也找不到一丝绿意。阴山山坡上曾经绿得发亮的成片松柏,被层层积雪掩埋,偶尔透出一丝青灰色。

冬天的村庄似乎进入休眠状态,人们躲进屋子里,很少出门。那些低矮的土房子在茫茫雪中模糊成一片。即使常常晴空万里,空气依然带着如从冰层深处打捞出的一般的寒气,虽然洁净,但终究带着萧杀与刺骨的冷。连那些在湛蓝天空下枯干的紧贴地面的低矮茅草,也被冻得一根根似针芒挺成凌厉的模样,没有一丝一毫的柔软。

冬天的青藏高原,地下一米左右都已冻得硬挺,可想而知,地面的雪或没有腐化的植物自然会被冰包裹。路面上因一层复一层的雪,变得硬挺而光滑,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,仿佛大地一声声疲惫的呻吟,让人小心翼翼,唯恐踩疼它。

正午阳光加上炉火的烘烤,人家屋檐有时会有融化的积雪,但一边滴落,一边结成冰,顺着屋檐或伸出屋外冒烟的炉筒口垂挂成土黄的冰挂,似一柄倒挂的利剑。冰凌对着的地面,早已留下如同蜡烛滴落的圈圈晶莹烛泪。

每到正午,寂静的村庄才会有一丝动静。村庄后面的山坡上,有牛马或羊在一片灰黄青白里移动。包裹得严严实实,穿着厚重羊皮袄,蜷缩着身子,双手抄在厚重衣袖里的人们聚集到一个草垛前的空旷处,晒一会太阳。也有顽童在大人的协助下,扫开一处积雪,拿了藤萝绳索和米粒诱扑草垛上叽叽喳喳的麻雀。

青藏高原冬天的村庄,冷清,简单,洁净。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不慌不忙,悠闲,恬淡,仿佛这不肯融化的积雪,悠悠地打发着无比漫长的冬日清闲时光,等待着春天的来临。

## 青藏高原的冬天

■贾炳梅

风物 杂谈

## 薛涛笺

■鲍安顺

蜀中自古产纸,品质甚佳,制以为笺,早有盛名。

浣花溪,位于四川成都西部,是锦江支流,那儿也产纸,是唐代四川造纸业的中心之一。

唐代女诗人薛涛便居住于此。她爱写诗,对纸张要求甚高。不满于纸张尺幅,薛涛招募和指点工匠,采溪水,自制纸,找来荷花、桃花、鸡冠花等各种红花,在瓷钵里捣成花泥,再加入清水调色,将裁好的褚皮纸用毛笔蘸花泥水,一遍又一遍地描绘涂抹均匀,将刷过的红色小纸放在屋子挂起来晾,或拿到太阳下晒。

起初,干后的纸面起皱,不能用。薛涛为此愁眉不展。有一天,她翻阅诗书时无意中无意发现,几天前一张涂抹过的小纸夹在书页内,小纸已干,纸面平整。薛涛恍然大悟,便用一张张吸水麻纸附贴印染纸,互相迭压,成摞阴干,纸干后外观不显,如书内夹纸一样,还解决了一次制作多张色纸的问题。

薛涛制成的纸笺,精美小巧,色彩艳丽,便于携带,也宜于交流。象征着热情、喜庆的红色,逐渐成为薛涛笺的代表色,深受人们喜爱,并用来作诗、写信。薛涛还在纸上配上暗隐画纹,再加上俊逸的行书,清雅脱俗,一时风行,成了文人雅士的收藏品,被称为“薛涛笺”。后来,官方的国札也用此笺。

薛涛笺,在我国制笺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,历代都有仿制。宋朝时,用产于四川乐山胭脂树的花染色,发展了胭脂纸笺,这种纸笺也称为薛涛笺。可以说,薛涛是加工纸的技术革新者。

除了发明“薛涛笺”,薛涛在诗词、书法方面的造诣也相当深厚。她在《送友人》一诗里写道:“水国蒹葭夜有霜,月寒山色共苍苍。谁言千里自今夕,离梦查如关塞长。”此诗清空如洗,其间蕴意无限,藉藏着无数的曲折与美好。昔人曾称薛涛“工绝句,无雌声”,说她的字,妙无女子气,笔力峻激,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,只可惜,她虽然名贯古今,但书法的真迹却已佚失。

后来,据说薛涛一直居浣花溪畔,终身未嫁。她建吟诗楼于碧鸡坊,晚年好作女道士装束,与当时著名诗人元稹、白居易、张籍、王建、刘禹锡、杜牧、张祜等人都有唱酬交往。王建《寄蜀中薛涛校书》诗称道:“万里桥边女校书,枇杷花里闭门居。扫眉才子知多少,管领春风总不如。”



雪原

汤青 摄

人生 行板

## 豆腐往事

■周存亮

酿酒、打铁、做豆腐,在家乡常常被称做最苦的三件事。酿酒、打铁这两件事的苦我说不来,做豆腐的苦却是深有体会的。

那时感觉最烦心的,就是拣黄豆。做豆腐的黄豆不但要拣去碎屑尘土,还要拣除霉豆和异物,霉豆影响豆腐的口感,异物会坏了磨齿。那时豆腐买卖称为“换豆腐”,用自家产的黄豆来兑换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皮等。豆腐是白白净净的,村邻竹篮里的黄豆质量却参差不齐。祖母有了空,就要把这些“百家豆”不停地簸筛、挑拣,地上落下一层又一层灰的豆腐沫,紫的畸形豆,乌的发霉豆,红的砖瓦粒,各样的钉头铁丝,中间还时时夹杂着黑的麦粒状老鼠屎。一响又一响的时光,就在这挑拣中悄然而去。每当我放学归来,戴着花镜的祖母就会抬头说,刚拣了两簸箕,又该做饭了。

周末,写完了作业,我也要拣黄豆。簸箕放在矮凳上,我

半蹲着,勾着脖子,伸着脑袋,分拣各种杂物,一会儿功夫,就背酸痛、头晕脑胀了。听着外边伙伴们的欢笑,心里一憋屈,就认真不起来了,两只手在簸箕里只管一拨一拨地划拉,管它老鼠屎还是羊粪蛋,都懒得拣出来。祖父在黄豆的筛选上,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,祖母常常不得不翻工重拣。现在想来,可能正是祖父的苛刻,四邻八乡才都说我家的豆腐做得好吃。

一年里除了夏收秋收时节,磨坊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。做豆腐很占地方,要有装磨的磨坊,煮浆的大锅,点浆的水缸,压豆腐的木架,包豆腐干的桌子,晾豆腐干的长箔,排水的池子,放豆腐渣的盆盆罐罐等等。老宅的院子不大,满当劲可想而知,常年没有个下脚的地方,到处弥漫着豆制品的浆水味。

做豆腐很费工,泡豆磨浆、煮浆点卤这不用说,单单包豆腐干一项,是用上多少劳动力

都不嫌多的。五寸见方的白稀布平摊好,舀上一勺点制好的豆腐脑,对角提起,交叉折叠,把豆腐脑严实实地包紧,整整齐齐码放在筛子上,再放入笼屉里压扁,压得越薄越好,越容易入味。豆腐干常常供不应求,但包起来太慢了,用祖母的话说,是“家有百口,难闲一手”。我也搭过手,四个角总折叠不匀,豆腐脑还不老实地溢出来,压出来的豆腐干品相差,只好自吃或送人。祖父常说,咱咱的豆腐就是信得过咱的人,怎么能马虎呢。

做豆腐还很费时,每到冬闲,农村办婚事的多起来,订豆腐的也多起来,家里两口锅不是煮豆浆,就是泡豆腐干,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做饭,加之我对家里的豆制品实在不感兴趣,因此那时我常用煮豆浆的灶膛烤馍吃。如今,家里不做豆腐已有十多年了,我还是几乎不吃豆制品,但那段豆腐往事,给了我莫大的温暖和无尽的回忆。

故土 感怀

## 记忆中的煤油灯

■乔金敏

小时候,家家户户用来照明的都是煤油灯。记得我家当时只有两盏煤油灯,一盏带有玻璃灯罩,一盏不带灯罩。

不带灯罩的煤油灯像流动的哨兵。经常被母亲提着从厨房到卧室。如果风从没糊紧的窗户中钻进来,母亲就伸出右手像一面扇子那样遮挡着。当然,脚步要轻,要慢,不然,身体带来的风也会吹灭那柔弱的光亮。

带有灯罩的煤油灯是夜晚家中一轮明月。勤快的父亲每天都把玻璃灯罩擦得干干净净,放在堂屋的饭桌中间。晚饭后,母亲在灯下缝补旧衣服、纳鞋底,做一些针线活,而我就趴在桌上写作业、背课文或者胡乱涂鸦。

有时候,会被一两只飞蛾打扰,我就握着笔,凝视那飞蛾围绕灯光飞来飞去的样子,觉得挺好玩。而母亲则不以为然,瞥了我一眼,然后就把灯罩取下来,飞蛾径直向灯火扑去,只听“刺啦”一声,被烧焦的飞蛾像一只黑苍蝇似的掉落灯旁……青涩而懵懂的我,还不知道“飞蛾扑火”的含义,只得低下头乖乖地写作业,生怕被母亲责骂。

待我写完作业,全家人就吹熄灯盏上床睡觉。那时候,煤油紧缺,凭票供应。为节省灯油,都早睡早起。

我常常不能很快入眠,就在床上缠着母亲讲故事。

上初中时,学习任务加重,煤油灯陪伴我的夜晚就多了,时间也加长了。每晚我都在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复习功课,母亲也顾不上节省煤油。可我还是知道节约的。我把用细纱搓成的灯芯挑得很短,只要能看见课本上的字就可以,大约只比古书上说的“凿壁偷光”略好吧。若是在煤油灯下待时间长了,遇到灯油不多、灯芯起花冒烟,第二天鼻腔里都黑乎乎的。

就是这样的煤油灯,伴我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,陪我读完了小学、初中并考上了高中。当时,村里考上高中的仅我一人,家人高兴,我更高兴。现在回想起来,真的很感恩那盏煤油灯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,乡村基本通电,家家户户都安装了电灯,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梦想成真,煤油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母亲和我一样,对煤油灯有种别样的感情,她健在时舍不得扔弃,就用旧皮袋子包裹好,放在老屋墙角。后来,随着母亲去世,老屋拆除,我到城里工作,那盏煤油灯也无人问津,不知去向。但于我而言,最初点亮我人生旅途的是那盏亲切的煤油灯。至今,它仍在我的记忆中闪烁着爱和希望的火苗。